



海弟作品

夜的收拢，呼吸，静置。凝聚的
清芬，终于在黎明到来时，随着雨前
薄弱的天光四散开来。在雕刻的窗
前，光，刀刃，木头，白色的花，随
着脑中一闪而过的字句，缔结成，一
个琥珀色的早上。



八年，与木头相遇相知相恋

从工作室到自己的家，从木质创作到生活轨迹、性格特质，海弟用了8年时间让木头在自己的生活领域里无孔不入，他已经把人生从里到外定格为全木质的，连自己的感觉都是木质的。你听他说：“低垂的枝叶/叠满一个图书馆/潮湿的桌脚。”

■文 | 冷梅 ■图 | 杨弘迅 受访者提供

倘若我对仙女有影响力

8年，对于人生，是一次漫长的旅程。

8年，对于海弟，则是一场与木头相遇相知相熟相恋的人生境遇。

看到微博里海弟给自己的评价：“我的感觉是木质的。”你一定会猜到他对木头已经成魔成痴了。他用8年换了一次悠长的“木心”之旅。

海弟的木头工作室也是家，堆满了他8年来用单车载回来的古木板、老家具，还有水泥方块、老房子门口的石墩。圆形的工作台四周散落着自制的木工工具，还有一地没来得及打扫的木屑。在这里，他以苦行僧般的创作方式，基于木头这一自然素材，探寻自然万物的最初，让老木焕发新生。

他本身是一个学化学的小伙儿，为何会喜欢原生态的木头，确实有点匪夷所思。海弟说，这多多少少和儿时的记忆有关。他成长在广东一个叫饶平的海边小镇。小时候，他就很喜欢用木头做玩具，那些木剑、弹弓、木棍，只要能想到的工具，在儿时经常是自己玩耍时的最爱。毕业后没多久，海弟开始跟着自己的师傅，学习木头鉴定。

在这些关于艺术的表达载体里，皮、布、陶、木，他最喜欢木头这种元素，正好把童年时候的经历和现在的经验串联起来。

“木头这东西，是很适合东方人表达的材质。想一想，万物是多么神奇。它从一颗小小的种子，变成一棵参天大树，在自然界生长时，它能产生大量氧气，给万物带来生命力，然后又被人们砍下，变成木头，用于雕刻之用。你想到它，就不得不佩服自然万物的伟大。”

8年前，海弟开始跟着80岁的师傅学习木头鉴定，和师傅一起看木头、摸木头、嗅木头，并开始对艺术理论、美学理论饶有兴趣。“倘若我对仙女有影响力，我会请求她赐予世上每个小孩的惊奇之心，而且终其一生都不会毁灭，以作为一帖永远有效的解毒剂，来对抗日后生活的倦怠与幻灭。”木头人“海弟总是怀揣着这样的好奇，去发现木头赋予生活的灵感。”

汇集万物的木头盒子

怎么去鉴定木头，很多人喜欢拿起木头，除了摸和嗅之外，你还能怎么判断？就好比，你拿到一块香樟木，必然能从它肌理的纹路中，嗅到香樟沁人心脾的味道。这在檀香木、楠木身上，都能得到这种木头本身的味觉感受。从师傅的传道授业里他学来了许多解惑的方法，参透木头，便可以依靠鼻子、手、眼睛等感官来体会木头的质感。

师傅授予海弟一份珍贵的自然宝库，这是一个汇集了大自然天地之精华的木头标本，这些标本每块只有小指头大小，上头用签字笔做了属性

标注，统一装在一个木头盒子里。上百块的木头标本有国产的、东南亚的、拉丁美洲的，还有非洲等地的，以地域、品名进行区分。即便对海弟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库了，可是对整个大自然而言，才仅仅是九牛一毛，极其微小的一部分。

研究木头的纹理、结构，有时让人甚是着迷。每一种木头，有自己的纹理结构，就像每个人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基因一样。海弟自己更加偏爱铁力木（现在大都叫做格木）。这种木头的特质是木质坚沉、心材淡红，髓线细美。海弟说，这种铁力木早在宋代几乎和紫檀木同属于一个级别。这种木头以前除了做家具，还是房梁、船锚的主要木材。按苏东坡《后集》卷五新桥诗：“独有石盐木，白蚁不敢跻”。苏东坡笔下神奇的石盐木，指的就是铁力木，在宋代就很盛行，可是到了现代这种木头被埋没了。

海弟独爱它，“虽然它没有被归类于红木，但是原来它在古代曾经这样存在过。”海弟和铁力木的缘分至深。这种树木多见于岭南一带。一次，海弟是去岭南寻访木种时偶然发现了它。那是一块斑驳的旧木头，从原来的房梁上留下来，保存至今。将这块铁力木带回工作室之后，海弟渐渐对它爱不释手，它的质地坚硬，手感比较像柚木，后来成了他的最爱。他的作品《山》就是用铁力木创作取材的。“铁力木比较厚重稳固，它的纹理隽永，虽没有太多波澜，却有着了温柔的质感。用锋利刀刃下手，一刀就是一个切面，它的视觉和手感令人沉醉。”

生命的“初开”

8月，酷暑，广州策展人爱米以此拉开“初开”海弟木创作展的序幕：在一个人人都在追逐利益、深陷各种欲望的今天，我们如何找回自己的初心？为木痴狂的海弟8年来学习木材鉴定、用单车载回一屋子老木头，更以苦行僧般的方式创作。海弟找到了让他至死方休的事情，而你呢？

从7月开始，海弟的整个时间周期表都围绕于自己的第一个木头创作展进行，一直持续到9月初，无暇顾及他，随之，生活和工作节奏全部被调至木质模式。

展览“初开”的名字深得人心。这个名字即是老爸的名字，也是这次展览的主要作品之名。作品“初开”，向观众呈现一个开放式的答案，一个立体的被修成椭圆形的木质器皿，用凿子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榫眼。对海弟来说，这场简约的创作诉求更像是一个抽象符号，犹如婴儿新生后的第一次啼哭，划破长空，预示着一个从无到有，生命破壳而出的新生。“作品里，凿痕斑斑齐聚于榫眼，榫眼塑造了一扇门，就像父亲为我的新生打开了一扇门，我也正是他播撒在这个世间的一粒种子。”

他还为“初开”个展做了一个迷你小样板，当时有一个棱的系列，一个个小结构的塔楼，被顺序性安放，这个系列集合了海弟8年来所有的创作灵感。

他在作品里，善用光线对木质纹理和质感的重现。作品“之光”里，木器中有一条斜斜的缝隙，光线借助这条细微的裂缝渗透而出，从四面八方投射进来。同理于植物的体现，只要有光，细胞就会生长，世间万物就会在自然的体系里生存下来，找到自己应用的位置。海弟把它视为一种人生的启迪：“换做是人，是世间万物，即便藕断丝连，艰难地残喘，都会在这条透光的缝隙里生长出无限可能，赋予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。”

